



梅洛-庞蒂具身思想视域下 GenAI 翻译 异化危机的批判

张小丽¹, 罗迪江²

(1.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现代交通与商贸学院, 杭州 311231; 2.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桂林 541004)

摘要: 以梅洛-庞蒂具身思想为理论支点, 剖析 GenAI 技术深度介入所引发的翻译异化危机, 探索化解危机的具身路径, 以重构翻译的人文价值。通过批判性分析发现, 化解 GenAI 翻译危机并重构翻译的人文价值需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珍视人类价值, 还原译者的具身体验, 以抵制算法对意义生成的单向支配; 二是唤起主体性觉醒, 以具身实践构建译者的具身空间, 凸显具身经验在 GenAI 翻译中的核心地位; 三是引入价值共生范式, 建立人智协同的意义共创, 实现译者的具身自由。该研究有助于消解 GenAI 翻译的异化危机, 推动翻译实践回归身体—世界的共情纽带, 重塑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 并为构建科学有效的人智协同翻译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翻译异化; 梅洛-庞蒂; 具身思想; 人智协同; 价值共生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6-0289-07

Critique of GenAI translation's alienation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rleau-Ponty's embodied philosophy

ZHANG Xiaoli¹, LUO Dijiang²

(1. School of Moder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erce,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Hangzhou 311231,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aking 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of embodiment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risis of translation alienation triggered by the deep intervention of GenAI technology, and explores embodied pathways to resolve this crisis, so as to reconstitute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translation. Through critical analysis, it is proposed that addressing the crisis and rebuilding humanistic value in GenAI translation should proceed along three dimensions: valuing human values and restoring translators' embodied experiences to resist the unidirectional dominance of algorithms in meaning generation; awaken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to construct their embodied space through embodied practice and highlight the core position of embodied experience in GenAI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ing a value symbiosis paradigm to establish a human-intelligence collaborative meaning co-creation and achieve translators' embodied freedom.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solving the alienation crisis of GenAI translation, reconnecting translation practice with bodily experience, reshaping humanistic spirit and value rationality' and providing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scientifically effective human-AI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lation alienation; Merleau-Ponty; embodied thought; human-intelligence collaboration; value symbiosis

收稿日期: 2025-07-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1-30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26NDJC282YB)

作者简介: 张小丽(1981—), 女, 浙江萧山人, 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罗迪江, E-mail: dijiangluo@163.com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在翻译学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应用前景,它不仅会使翻译行为从人类翻译向GenAI翻译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且也会改变人类翻译的产生方式与价值观念。GenAI翻译通过语言大模型、算法算力、智能化等技术手段对翻译知识进行关联度预测,并动态生成新的翻译知识。尽管GenAI翻译能通过强大的算力算法快速生成高质量译文,但也会使自身陷入胡塞尔、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异化困境,引发语言服务认知价值与专家专业价值的系统性贬值^[1]。在技术层面上,译者如果过多依赖技术工具,其主体性不断让渡,自主性持续弱化,创造力与独立思考能力将面临退化风险^[2]。在文化层面上,GenAI翻译缺失具身情境,在情感表达、语境理解、文化适应等复杂任务方面无法准确传达文本的深层含义^[3]。在伦理层面上,GenAI对翻译职业伦理提出了挑战,如翻译的数据安全、翻译公平性问题触发了公众对翻译质量的信任危机^[4]。翻译学界侧重从算力算法角度审视GenAI翻译,现有研究聚焦于技术构思与模型构建,相对忽视了身体感知与体验对GenAI翻译的驱动作用,难以充分揭示GenAI翻译陷入异化危机的深层根源,当然也未能提出纾解危机的有效路径。

在GenAI时代,身体与翻译的互动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算力与算法的介入推动了翻译的离身化趋势;另一方面,翻译实践仍需要回归具身以实现意义生成的完整性。面对身体与翻译的错位分离导致的GenAI翻译异化风险,翻译学界的研究聚焦人译者与机译者的本质区别^[5]、译者新定位与伦理规约^[6]。然而,目前研究鲜少从技术哲学视角探讨GenAI翻译,也极少关注GenAI翻译背后的主体性重塑与价值对齐逻辑。作为现象学具身思想的奠基者,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强调通过具身体验建构世界意义,其思想体系涵盖具身情境、具身体验与具身实践的批判维度。从具身思想看,身体是翻译与GenAI视域融合及其互动生成的核心场域,这为揭示GenAI翻译的异化危机提供了具身性重构的理论依据。由此,基于梅洛-庞蒂的具身思想,本文旨在剖析GenAI翻译的现实困境,通过强调译者具身体验、唤醒译者主体性觉醒以及构建人智协同的价值共生范式,探寻一条具身性路径。这一研究旨在为GenAI翻译提供人文价值的理论支撑,同时纾解由GenAI引发的翻译异化危机,从而推动人智协同翻译的持续发展。

一、GenAI翻译的异化危机： 数智化导致的三重疏离

以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并运用于翻译领域,GenAI翻译成为翻译行业发展的助推器,其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普通译者。GenAI翻译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技术,以海量的文本数据预测或生成与给定文本相关的内容,呈现出效率优先、算法驱动和数据支撑的核心特征。这意味着,GenAI翻译削弱了译者主体性,将作为“思考主体”的译者降格为超级算法的附庸。这与翻译作为具身认知活动的本质特征相矛盾,也违背了技术应服务于人文的基本逻辑。

梅洛-庞蒂提出,身体是知觉的主体,强调认知根植于身体与世界的原初交互之中。基于梅洛-庞蒂的具身思想,翻译活动既是一种认知实践,亦是一种具身实践。换言之,翻译并非机械的符号转换,而是文本意义、具身体验与翻译生态环境动态交互的产物,体现着身体在世存在的认知本质。当生物体与环境展开互动时,情境、体验、意向性和主体间性等具身性原则得以凸显,其认知过程贯穿于整个生命体的动态交互之中^[7]。GenAI翻译的智能化和抽象化,客观上排斥了翻译作为具身活动的情境性,导致翻译意义生成链中具身体验与主体意向性的断裂:它难以触及语言深层的“活的意义”,割裂了翻译与人类具身认知的深层联系。翻译本应蕴含具身认知,但在数智化进程中遭遇异化——既容易使翻译陷入“身体缺席”的困境,又可能使译者在异化危机中被GenAI奴役,具体表现为译者具身体验的异化、具身空间的虚拟化以及具身认知的技术化。

第一,译者具身体验的异化。“作为身体而存在,即是被缚于某个特定的世界……我们的身体并非首要地身处于空间中:它归属于空间,或者说,它拥有这个世界。”^[8]梅洛-庞蒂的日常体验观揭示,感知是一种全身心的行为:身体不是被“放进”空间的客体,而是“属于”空间的主体,它通过身体图式把世界整体“嵌入”自我,使“我”与“世界”在每一次呼吸与举步中共同生成。从根本而言,具身体验是一个主体间共享的经验场域,具有社会性——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总是基于身体的具身情境。身体就是感知世界的“零点”(null point),是理解世界的根基。GenAI翻译的工具逻辑,恰恰干扰了译者与世界“共在”的根基性体验。

工具本应依赖并延展主体的具身性。它们不仅是客观的外在,更是“延伸的自我”,是身体“习得网络”的一部分。现代技术,尤其是从电子词典、CAT、语料库到如今的 GenAI,已然成为译者的“义肢”。在与工具构成的耦合系统中,作为具身主体的译者通过习得工具调适能力,得以延展其认知视域,深化翻译认知的广度与深度。这一过程不仅借助中介工具突破了具身主体的局限性,更丰富了译者的主体意义^[9]。然而,问题在于,GenAI 在将译者身体的“技术性延伸”推向极致的同时,其内在的运作逻辑却背离了具身认知的根基。它将语言视为离散的、可计算的符号单元,其意义通过大数据模型被预先赋值。这种设定实质上切断了译者身体与世界进行原初交互和感知的通道。翻译过程被高度简化为海量数据中的模式识别与概率计算,导致产出的译文往往停留在浅表的语义层面。其结果是,译者越来越少地通过具身体验去感知和建构世界意义,而是逐渐习惯被技术中介驯化的翻译环境。这对译者的具身主体性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具身思想下,译者的存在包含两个基本维度:一个是关乎事实与生存的客观现实层面,另一个是关乎意义与自由的主观价值层面,这两重生命维度共同构成了理解译者的出发点,即译者是社会生活世界中鲜活的主体^[10]。GenAI 的技术逻辑恰恰剥离了译者具身性的、情境化整合的能力。它无法真正“置身”于源语文本所根植的物理-文化空间,也无法像人类译者那样调动全身心的经验去“感受”和“丈量”语境深度。最终,这不仅造成翻译语境的深度缺失,更导致译者具身体验的异化——译者与其感知世界的根基性联系被技术疏离。

第二,译者具身空间的虚拟化。梅洛-庞蒂指出,身体通过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身体图式实现对空间的建构,是“一系列行为活动的可能性”。就译者而言,翻阅文献、书写心得笔记、反复揣摩用词等身体动作,正是他们与环境互动、形成具身化体验并获取深度理解的关键方式。这些身体在场的实践,使得意义的生成与身体的感知深度交融。著名翻译家沙博里谈及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时曾言,译文的英文风格要与人物身份相吻合,“我们心里要有数,在中文原作里的这个人物有没有受过教育,是老派还是新派,风风火火还是平平淡淡等等,要根据这些写出英文的对白来。”^[11]此处所指的“心里有数”,正是源于译者通过身体在场的实践所积累的具身化理解与判断力。然而,新技术革命催生的人工智能范式,

正在塑造一种截然不同的“身体缺席文化”(body free culture)。这种文化的核心特征在于以远程在场(remote presence)替代了翻译实践中原有的身体在场(physical presence)。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具身空间并非静态的物理容器,而是动态的行为系统。但在 GenAI 时代,译者被迫进入虚拟化的具身空间——面对电子文本,屏幕成为主要的交互媒介,译者的身体退化为敲击键盘的“操作终端”,其结果必然是身体与世界丰富互动的过程被压缩为点击键盘、信息接收的单一过程。

译者具身空间的虚拟化是工具化、流程化和资本控制的共同结果。由于过多依赖技术,译者对语言文化的切身感知被慢慢剥夺,逐渐沦为算法支配下的被动执行者,译者本身成为“工具”。当 GenAI 作为“超级外置大脑”承担起大量翻译任务时,译者同样面临劳动力被剥夺的风险:不仅语言审美和文化价值判断等能力被边缘化,重复性工作也会被替代。技术对身体的规训与压制不断显现:算法推理限定了文本选择范围,译者“身临其境”的切身感知被简化为对标准流程的服从。通过技术,译者逐渐被工具化和流程化——译者的产出效率可以被量化,身体也沦为算法调节的对象。当“速度”与“收益”成为核心指标,译者的具身空间就异化为资本的场域,身体与世界的共生关系被技术逐渐瓦解。

第三,译者具身认知的技术化。翻译是译者以其全部身心经验与世界进行动态对话的过程。译者带着自身前见、情感和意向“叩问”文本,文本则以其独特的意义结构向译者“言说”,激发其新的理解和诠释。这是一个循环往复、意义不断生成和丰富的“对话回路”。身体不仅是接收信息的感官载体,更是主动探索、情感共鸣和意义创造的媒介。“任何思想都来自于一些言语并且返回到它们那里。最终说来,之所以言语是有别于噪音或声音的东西,是因为思想在言语中存放了意义的负荷,以至存在着的从来都只是思想与思想的接触。”^[12]然而,GenAI 翻译充当了“算法中介”的角色,译文在 AI 与译者的共同协作下,通过交互、迭代与反馈,形成全新的、多主体互动的翻译生态^[3]。其根本问题在于,AI 模型本身不具备具身性,没有基于身体体验的“前理解”。因此,GenAI 翻译在处理逻辑连贯性、特定文化内容以及维持译文流畅性与原文忠实性之间的平衡等方面,仍然存在困难。

更核心的问题是,GenAI 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共鸣”或基于情境的“主动叩问”。它对语言

的处理主要依赖模式识别和概率计算。结果是,译者身体与世界(文本)之间充满生命力的、相互塑造的“对话回路”被重塑,甚至被部分取代了。翻译被简化为一个从输入到输出的符号转换流程,其核心——即译者全身心投入与文本/世界互动中动态生成新意义的机制——被算法消解和替代了。这导致翻译过程的“去身体化”和意义生成的机械化,丧失了翻译特有的深度互动性与创造性。正如谢俊等^[13]指出,GenAI的出现不仅使人类决策逐步产生依赖,更是无形中削弱了人类主体的核心能力,包括基于具身经验的审美判断、立场把握和信仰内化等深层认知能力。基于梅洛-庞蒂的具身思想,只有唤醒身体的意向性张力,将技术中介重构为译者具身实践的延展场域,才能在人机共生中纾解技术对意义世界的殖民和倾轧。

二、重思翻译的主体性:梅洛-庞蒂的具身进路

GenAI翻译引发的异化危机及其三重困境,亟需重新审视翻译的主体性。要理解GenAI翻译与人类翻译的本质差异,回顾两者关系至关重要。人类与机器在认知任务上呈现难易互逆性——诸如环境交互行为之类的具身化本能认知,对人类而言是初级能力,却构成人工智能的技术瓶颈;反之,像符号运算之类需要人类高阶训练的抽象形式化认知,恰是机器最易实现的领域^[14]。GenAI翻译的数智化导致具体语境的抽离,其抽象化特征弱化了译者身体在场的必要性,同时割裂了语言与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联结。GenAI翻译逐渐控制甚至主宰译者的自主精神,剥夺了译者之为译者的自由思想。在GenAI翻译数智化与抽象化裹挟下,译者逐渐成为精神异化、片面发展的翻译主体。GenAI翻译并未真正实现译者作为具身主体的自由发展,反而使译者陷入GenAI翻译所设置的异化怪圈。梅洛-庞蒂的具身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重构翻译主体性的具身进路。认知即具身行为(cognition as embodied action),主体作为身心统一的在世存在,其表达行为本质上是身体投向语言、世界的意向活动。梅洛-庞蒂的核心洞见在于:身体并非被动的感知容器,而是通过与世界互动建构意义的动态主体;语言与意义的共生关系,唯有在具身性实存(embodied existence)中才能被充分把握。由此,回归梅洛-庞蒂的具身思想,站在具身认知的高度,明晰GenAI翻译异化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珍视人类自身价值、持

守语言转换本真以及引入价值共生范式。

(一)珍视人类自身价值,重现真实的具身体验

寄居于GenAI翻译中的译者,根本意义上臣服于GenAI翻译所掌握的数智化与抽象化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冲突与割裂。自我与他者的相遇,是作为肉身化存在(incarnate beings)的交互,而非主权性凝视(sovereign regards)的碰撞^[15]。在梅洛-庞蒂的具身思想中,自我被视为身体—主体,即身心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与他者紧密关联、互生共存的。“主体并不生活在一些意识状态的或者表象的世界中……他生活在一个经验的宇宙中,生活在相对于机体、思想和广延的各种实质性区分的中性环境中,生活在与各种存在、各种事物以及他自己的身体的一种直接交往中。”^{[16]274}这意味着,自我与他者是一种平等互动的关系,需要真正的交流和沟通。译者不是以纯粹意识或理性主体的身份,通过单向的、支配性的目光去审视他者,而是以身体—主体的方式,与他者共同存在于世界中,相互影响、相互理解。

首先,知觉、意识和行动都要通过身体来体验和实现。关键在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可逆的。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自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观看者,也是被观看者。这种可逆性打破了主权性凝视的单向性,强调了自我与他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世界并非只是外在的客观对象,而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知觉而显现的。自我与他者共同存在于这个生活世界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当GenAI作为“类人主体”深度嵌入翻译实践时,它便不再只是纯粹的信息传递者,而是成为翻译生成、知识再生产乃至译者主体化塑造的参与者,呈现出合作性、启发性与建构性的认知特征。既然GenAI介入无法避免,就应主动寻求与GenAI的合作而非对抗,在人智协同中实现跨语言、跨文化语境的知识生产、迁移与重构。

其次,珍视译者的具身体验与人类价值,对GenAI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GenAI的文本生产机制,其认知植根于对人类原创的优质语料的深度学习。人类作品中丰富的情感体验、创造张力与想象力,是GenAI系统赖以存续的原料和底色^[17]。正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在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那里,各种躯体移动和各种行为环节只能用定制的语言并根据有关原本经验的那些范畴才能够被描述和理解。”^{[16]291}若人类的创造力持续被消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将陷入学习源枯竭的危机。一旦原创文本被

技术掏空,机器学习终将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符号游戏,失去根基与生命力。

第三,人类译者的核心价值在于具身的“在世存在”:唯有活生生的译者,才能在混沌中建构出整体、稳定、简化的知觉现实,从而根据原作给出最佳的译文。梅洛-庞蒂的具身思想深受格式塔心理学影响,强调知觉的整体性(holism)与先验组织性(a priori organization)——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且整体优先于部分而存在。因此,具身思想持反还原论立场,反对“元素分解”范式,主张知觉是大脑对感官输入进行主动组织的动态过程。“知觉主体与世界之间是有机的关系,原则上包含着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矛盾。”^[18]就翻译而言,所谓的内在性就是原作作为译者可知觉的全部;但作为客体,作为被知觉者,原作始终包含着对被给予内容的超越——它既是本己的明证、显现和在场,也必然包含着缺席与未显现。GenAI 翻译将原作视为可分解的客体和元素集合,虽能产出技术可把握的译文,却无法生成视域敞开、时空延续、体现原初样式的译文。这正是人类具身认知不可替代的关键所在。

(二) 坚守语言转换本真,构建价值实现的具身空间

身体虽可被对象化观察,但绝非纯粹客体;它始终是融于(dispersed throughout)生活语境(lived context)中的动态存在^[19]。然而,当技术从词典、文献等“知觉媒介”蜕变为 ChatGPT、DeepSeek 等“数字义肢”时,译者的具身空间便遭遇技术霸权的挑战。面对挑战,译者亟需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下提升具身能力,守护珍贵的具身空间。梅洛-庞蒂指出,“对一个活的身体,或者说对一个‘现象身体’的知觉,它们与关于一些欲望、一些情绪和一些感受的内在经验联系在一起,或者说被理解为这些心理姿态的各种符号,从中获得了一种生命含义。”^{[16]231} 这揭示了身体的本质:它不仅是生理实体,更是经验和意义的载体。因此,译者的具身翻译能力,首先是对文本温度、文化隐喻的“手感”,是相较于机器,译者作为活生生的人而独有的感受和体验。

身体是意向性身体(intentional body),本源性地具有关系性,并与情境共现……逻辑语言(logical language)追求清晰和秩序,它无法很好地处理那些模糊、暗示性强、非线性的表达方式——比如当描述空间和时间(space/time sequences)时,如果它们不是按照简单的线性顺序发生,而是交织、重叠、含糊不清,逻辑语言就会显得无能为力^[20]。GenAI 翻译

虽能高效处理符号转换,但其虚拟化、去情境化的运作机制从根本上割裂了翻译的本真性:语言不仅是信息载体,更是文化基因、情感共振与社会语境的具身性重构。译者所守护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是具身的,是来自生活世界的,它根植并归属于“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它与多重维度深度交织——包括感知体验、情感流动、即时反应、人际互动、时间绵延乃至这些维度间未被言说(unsaid)的隐性联结。

在 GenAI 重构翻译实践的背景下,构建价值实现的具身空间,提升译者主体性以抵御技术异化是关键。传统翻译理论将译者主体性确立为翻译活动的核心支点,强调其作为融合文化视野、审美判断与伦理担当的创造性诠释者身份。译者基于对原文的理解,运用自身的文化素养、语言敏感性和价值判断,进行深度的意义解读和再表达。然而,GenAI 翻译以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承担了许多传统上由译者完成的“核理解”与转换工作,“导致译者角色边界模糊,专业权威弱化,身份认同困境加剧”^[4]。提升译者主体性就意味着,坚守翻译活动中最具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核心环节:运用主体性实践实现文化解码与语境重构、风格把握与创造性表达。在 GenAI 时代,这不仅是专业要求,更是译者存在的根本价值。译者应当通过身体实践,积极构建主体性的具身空间,展现思想的持久生命力。翻译活动不应该沦为追求效率和标准化的“认知劳动”,译者应当承担起文化诠释的主体、审美判断的主体和伦理责任者的角色。

(三) 引入价值共生范式,实现人智协同的具身自由

GenAI 翻译以大语言模型为生成方式,旨在模拟人类翻译,是当代翻译研究范式变革的核心力量。其强大的生成与交互能力,为人机协同翻译及其类人化的翻译生成提供现实的可能性。然而,作为技术手段,GenAI 在处理“翻译”这一人类高阶认知活动时,仍面临根本性困难。翻译活动的运作机制既涵摄语言系统的内在结构,还涉及生活世界的具身网络,“日常生活知识、社会知识、历史知识、文化背景知识、人们的心理状态、情感愿望等极为复杂、丰富多彩的因素”,这些动态交织的要素构成了翻译的“人文硬核”(humanity core)^[21]。关键在于,生活世界的常识多体现为技能知识(know-how)而非命题知识(know-that),这使得 GenAI 翻译在处理人类生活世界的默会知识时存在天然缺陷,需要融入人

类的具身情境。这正契合具身性 AI 的核心理念:真正的智能体是从智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22]。除技术困境外,GenAI 翻译还潜藏着伦理风险:强行对齐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可能强化主导型价值观,在翻译中加剧强势语言的单向支配,而导致其他文化被边缘化。

在 GenAI 作为受限生成过程的“类人主体”参与下,人智协同应当以价值共生为基础,其核心是相互受益原则和相互承认原则^[23]。前者是指生存利益的互依性:GenAI 模拟译者的部分生成逻辑,确保译术术语一致性和语言规范性,显著提升翻译效率;译者则专注于语境深度解读、文化意蕴传递、风格创新等 GenAI 无法实现的创造性环节,形成人机共生的翻译生态。后者是指价值关系的平等对话:人类需要在价值上承认 GenAI 的工具价值以及作为“类人主体”的内禀价值。人智协同的翻译是意义共创过程,也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翻译知识是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的桥梁,它们共同指向人类的生活世界和想象实存。通过翻译实践活动,译者利用并建构知识,实现知识的创生。对生活世界的本体追问,也是译者对自身的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双向延展,翻译知识最终满足的是人类的认知世界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理想的翻译实践是 GenAI 和人类译者的协同共创:译者通过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围绕情境化(situated)和本地化(local)的具身知识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而 GenAI 则以数据驱动和高效性产出为特征规模化地生产翻译知识。

三、结 语

进入 GenAI 时代,翻译研究面临技术理性的深度冲击。一方面,学界亟需厘清技术引发翻译异化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更需探寻译者具身价值在 GenAI 时代的重要意义。本文以梅洛-庞蒂具身哲学理论为基石,提出了具身性重构路径,旨在应对 GenAI 导致的“义肢化”“算法独裁”和“技术霸权”等翻译异化现象。确立人类价值本体地位、构建抵抗技术霸权的具身空间、建立价值共生的发展范式,这三重路径共同锚定并延展出具身思想作为翻译技术批判的哲学意义场域。将梅洛-庞蒂的具身哲学思想转化为“知觉主体性重建”“具身空间守护”与“价值共生实践”的具身方案,不仅为消解翻译异化危机提供了理论支撑,更开创了 GenAI 时代翻译人文性复归的新范式。在此意义上,经历语言学转

向与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走向具身哲学的技术批判与价值重构,正是应对 GenAI 时代翻译的必然选择。

GenAI 作用于翻译实践,是 GenAI 助力翻译学发展的一种新动力。它极大提升了翻译成果的产出效率与传播速度,并重塑了翻译知识产出与呈现的形态。GenAI 翻译给翻译学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但人类翻译的主体地位、人文精神与价值导向仍然具有主导力量的韧性。GenAI 翻译技术处于快速迭代之中,其应用场景仍在不断拓展,受限于技术发展的动态性及实证案例的积累尚不充分,对翻译异化危机的新形态仍然缺乏更精细化的探讨。同时,梅洛-庞蒂具身思想与翻译学的深度交融,也有待进一步辨析。未来可结合翻译真实案例,从技术哲学、认知科学、翻译伦理等视角,持续深化对 GenAI 翻译异化危机的反思,例如开发融合具身性原则的译后编辑指南、设计促进人智协同的交互界面等,以彰显人智互动的主体性,守护翻译的人文价值并实现人智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 [1] Tavares C, Oliveira L, Duarte P,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blessing or a threat for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s in Portugal [J]. *Informatics*, 2023, 10(4): 81.
- [2] Shahmerdanova 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ransl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 *Acta Globalis Humanitatis et Linguarum*, 2025, 2(1): 62-70.
- [3] 陈彦旭. AI 时代翻译本质的重构:一个“主体间性”的理论视角 [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6(3): 9-15.
- [4] 刘世界, 张滢, 黄立波. GenAI 时代的翻译伦理:概念重构、伦理变迁与行为选择 [J]. *外语教学*, 2025, 46(1): 66-72.
- [5] 周领顺, 陈龙宇. AI 背景下的译者行为研究 [J]. *中国外语*, 2025, 22(3): 94-101.
- [6] 王华树, 刘世界. 大语言模型对译者主体性的冲击及化解策略研究 [J]. *外语与翻译*, 2024, 31(4): 13-19.
- [7] Kiverstein J, Miller M. The embodied brain: towards a radical embodie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5, 9: 237.
- [8]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Language and Society* [M]. Portsmouth: Heinemann, 1974: 148.
- [9] 张小丽. 具身认知与译者具身主体观的建构 [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3): 106-112.
- [10] 谭业升. 译者行为的认知翻译学观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46(4): 83-100.
- [11] 沙博里. 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 [J]. *中国翻译*, 1991, 12(2): 3-4.
- [12] 梅洛-庞蒂. 梅洛-庞蒂文集:第 7 卷:符号 [M]. 张尧均, 杨大春,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3: 22.
- [13] 谢俊, 刘睿林.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人的异化危机及其反思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5): 111-124.

- [14] 肖峰. 人工智能与认识论的哲学互释:从认知分型到演进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6):49-71.
- [15] Schmidt J. Maurice Merleau-ponty: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 1985:73.
- [16] 梅洛-庞蒂. 梅洛-庞蒂文集:第 1 卷:行为的结构[M]. 杨大春, 张尧均,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 [17] 隋婷婷. ChatGPT 生成式模型的人文主义危机与应对[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5, 47(7):93-100.
- [18] 梅洛-庞蒂. 梅洛-庞蒂文集:第 10 卷: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M]. 余君芷,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3:17.
- [19] Merleau-Ponty M.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M]. trans. Lingis A.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3:248.
- [20] Todres L. Embodied Enquiry: Phenomenological Touchstones for Research, Psychotherapy and Spirituality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21.
- [21] 冯志伟, 张灯柯. 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相辅相成[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45(6):77-87.
- [22] Duan J F, Yu S, Tan H L, et al. A survey of embodied AI: from simulators to research task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Emerging Topics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2022, 6(2): 230-244.
- [23] 夏永红.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范式:从价值对齐到价值共生[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5, 47(1):1-8.

(责任编辑:柯 丹)